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十 八 年

第 一 〇 三 一 次 會 議

一 九 六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紐 約

目 次

	頁 次
臨時議程(S/Agenda/1031)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塞內加爾常設代表團臨時代辦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279 and Corr.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一千零三十一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劉鎔先生(中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中國、法蘭西、迦納、摩洛哥、挪威、菲律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委內瑞拉。

臨時議程(S/Agenda/1031)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塞內加爾常設代表團臨時代辦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279 and Corr.1)。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塞內加爾常設代表團臨時代辦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279 and Corr.1)

一. 主席：本人依據理事會第一〇二七次會議所作的決議，請塞內加爾及葡萄牙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應主席請，*Mr. Amadou Cissé Dia*(塞內加爾)及*Mr. Vasco Vieira Garin*(葡萄牙)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茲依據第一〇二八次會議所作的決定並徵得理事會各理事國同意，請剛果共和國(布拉薩市)及加彭共和國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應主席請，*Mr. Emmanuel Dadet*(剛果，布拉薩市)及*Mr. Aristide Issembe*(加彭)就理事會議席。

三. *Mr. Cisse Dia*(塞內加爾)：敝國代表團萬分抱歉必須在這個辯論階段中再度發言，不過各位一定也同意葡萄牙代表最後一次所發表的聲明使我們不得不重述若干事實，澄清真正的情形，並以確切的話再度說明我們的立場。

四. 大家當記得葡萄牙代表第一次在安全理事會發表聲明時[第一〇二七次會議]，首先對安全理事會

的智慧表示懷疑，因為用他本人的話說，理事會決定舉行一項既嫌不規則又嫌時機未到的會議。他接着否認我們的指控有任何根據，並且強詞奪理地宣稱葡萄牙從來沒有犯過它所被控的罪，而且無論如何此種指控實屬幼稚，無足輕重——大意如此。葡萄牙代表用他常用的熱嘲冷諷的口吻——這對於他是剩下來的唯一武器——蔑視各項有關原則，把葡萄牙政府所不能辭其咎的事件說得無足輕重，使別人以為我們是傻子。

五. 敝國代表團四月十八日的聲明[第一〇二八次會議]已經向他指出他所認為不足道的那些事件使我們的獨立根本受到了打擊，因為如果葡萄牙可以隨心所欲轟炸我們的領土或任何其他非洲國家的領土，而且每一次都可以不受處罰，那麼我國的生存就要受到危險。目前葡萄牙自暴自棄，瘋狂地替一種毫無希望的立場辯護，它的剛愎頑抗是盡人皆知的，不過我們的堅決態度最後業已迫使葡萄牙不得不顯出他的真面目——這也就是說，是一個性好吵鬧不顧事實的冷酷國家——而且不得不採取一種雖然很小但却十分重要的步驟。最初葡萄牙代表堅決否認我們的指控，這是毫不足異的，因為葡萄牙的一貫作風是絕對並完全否認它有甚麼錯處。不過葡萄牙代表上次聲明的主旨却在否認我們所作的指控是真實的。誰知道，說不定將來葡萄牙代表甚至會承認我們要控告葡萄牙政府的各項事實都是真的。

六. 因此我們現在要對葡萄牙代表所提出的論據作一簡短的答覆，要對若干問題加以闡明，因為葡萄牙代表想用一大堆的謊話和權謀家的企圖來遮蓋這些問題，使我們感到惶惑不解。不過敝國代表團為表示尊重理事會各理事國起見，不擬再來長談我們所已向安全理事會解釋過的問題，我們也拒絕仿效葡萄牙代表的榜樣，在這一條路上再走一遍，作為表演腦力的一種練習。我們已經深深領會了葡萄牙代表的驚人腦力，而且我們也不能責備葡萄牙代表只憑他本人的腦子來想法替他本國政府辯護，不過我們願意指出葡萄牙全篇的辯護理由是純粹以有關我們各項聲明與公報措詞的各種論據為根據的。葡萄牙代表從來沒有向理事會提

出任何證據，證明葡萄牙政府確曾盡了半點的力量或表現半點的誠意來幫助保持我們交界地區的和平。他奉命否認一切，因此盡量利用他的腦力來做到這一點。這是分析他所發表各項聲明的結果。

七．葡萄牙代表拒絕接受我們所提出的證據，他的理由是那些證據是塞內加爾官員及軍事人員在所謂是否客觀不無可疑的情形下收集來的，不過塞內加爾代表團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些證據時，它的對象是理事會各理事，而不是葡萄牙代表，這一點不待說明。葡萄牙代表團聲稱，我們的見證人的姓名都是葡萄牙人的姓名，因此他們一定都是難民，而且對葡萄牙當局懷有敵意，所以願意幫助塞內加爾政府。可是邊界地區人民的姓名顯然與其說是表現國籍，毋寧說是表現人種。我們已經說過了關於這一點的顯著證明是：有兩個村落都名叫 Bouniak，一個在我們與所謂葡屬幾內亞的交界線的這一邊，另一個則在交界線的那一邊。葡萄牙代表想用這種理由來駁斥塞內加爾政府所提出的指控。敝國代表團深信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皆能辨別甚麼是正正經經的理由，甚麼是完全基於無理誹謗與舞文弄墨的理由。葡萄牙代表所表現的品質久為我們之間許多人所佩服。他怎麼可以因為我們的證據乃是塞內加爾官員所收集以及我們的專家意見乃是塞內加爾陸軍參謀本部所提供的——換句話說，因為我們是唯一的證人——就拒絕接受我們的證據和我們的控訴呢？本人再說一遍，他怎麼可以希望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相信他所列舉關於塞內加爾侵犯所謂葡萄牙主權的一大串無中生有、淆亂聽聞的行動呢？這些侵犯主權的事在上星期五之前從未聽見有人說過，因此一定是一個善於幻想與發明者所想像出來的。可是葡萄牙對於我們軍事力量的大小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試問那些不點燈飛行的飛機和葡萄牙雷達電台所偵察出來但又不能辨明的那些神秘“可疑物件”——援用葡萄牙代表的話——又怎麼說呢？難道我們有州際彈道飛彈的基地嗎？也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葡萄牙雷達所偵察出來的，是我們對所謂葡屬幾內亞試放的原子火箭！我們在這一問題上不想多說了。據敝國代表團看來葡萄牙代表團顯然已經陷於絕境，所以不擇手段，使用手邊的一切武器。

八．葡萄牙代表想用我們的指控來反控我國代表團。他說我們利用所謂葡屬幾內亞難民的活動和塞內加爾無線電所廣播的反葡萄牙宣傳來維持交界沿線地區的危險緊張情勢。我們已經說過了，塞內加爾政府

和人民歡迎他們的非洲同胞，對他們加以救濟，並以此自豪，因為他們在他們的本國內受到迫害，不過葡萄牙代表明知我們並沒有把他們武裝起來與葡萄牙軍隊作戰。正如他本人所說他明知這些自由鬪士只有刀棍，並無武器。如果我們懷有陰險的目的，那麼我們很可以把迫擊炮與機關槍供給這些非洲民族主義者，不讓他們赤手空拳和那些全副武裝的葡萄牙軍隊作戰。至於塞內加爾無線電的廣播，目的純粹在向塞內加爾人民報導——詳盡而客觀的報導——葡萄牙在非洲的行為。再則，該多國家的無線電也都廣播本國政府對於各項重大問題的看法，塞內加爾無線電並不是唯一的此種電台。

九．有人詭稱塞內加爾懷有併吞的野心，這話實在扯得太遠了。塞內加爾常任代表在發表聲明時已經告訴各位——而且葡萄牙代表公開宣稱相信他的話——我們的政府政策是依照聯合國憲章規定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因此就我們與岡比亞的關係說，塞內加爾決定經由談判設法解決。葡萄牙代表硬把非洲國家，說成懷有領土野心的國家，說它們對葡萄牙大吵大鬧，無非是要攫取葡萄牙的屬地。這種荒謬絕倫的話實在不值得一聽。

一〇．葡萄牙代表指責敝國政府不該對葡萄牙的非洲政策公然採取敵對態度。我們已經莊嚴聲明我們崇尚公平、民主與國際合作以維護和平等各項原則，我們也同樣莊嚴聲明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妨礙這種基本概念與原則應得的尊重與勝利的行動：就目前的問題說，我們所指的是種族隔離政策及葡萄牙的殖民主義政策。這一點是大家所深知的。塞內加爾政府已在許多國際場合中促成此等原則的勝利，並以此自豪。

一一．如果里斯本政府認為有人發動國際陰謀，要想把葡萄牙驅出所謂“海外行省”，那麼這究竟是誰的錯呢？自然，此種陰謀是不存在的。所有拒絕容忍葡萄牙這種開倒車政策的國家都已正式表明它們的立場，並說明他們認為應採取何種法律措施，使葡萄牙各殖民地受到壓迫的人民儘速獲得解放。

一二．葡萄牙代表的確大膽無畏，不折不撓地說一套陳腐不堪的理由。據他說，我們都是國際共產主義的特務份子。不過敝國代表團對於這種指控並不介意，因為我們知道現在葡萄牙的情形正像一個溺在水裏的人緊緊抓住稻草，以免淹死。不過，附帶的說，我們不認為這種論據會使一些國家對葡萄牙表示同情，予以支持與保護。

一三．最後，葡萄牙是一個業經國際社會加以譴責的國家，所以我們聽到葡萄牙代表向歷史的正義呼籲，實在感到茫然不解。葡萄牙這種做法實已證實葡萄牙根本不懂得歷史的教訓；葡萄牙想盡辦法，用盡力量來歪曲歷史，歷史大概是不會饒恕它的。

一四．最後，我們要來談談葡萄牙所提設置調查委員會的提議。葡萄牙代表確是一個老練的策略家：他使我們從頭到尾懷着期待的緊張心情。葡萄牙雖然蔑視聯合國憲章規定，繼續違抗本組織及其所本各項原則，但却深知它所蹂躪踐踏的各項原則正是我們所崇尚的原則。因此葡萄牙雖然始終不讓本組織所派調查委員會進入其所管治的各領土，但却認定如果提出此項提議便足夠表現它的信誠與無辜——這種手段實在有點毒辣狡猾。不過安全理事會各理事自然知道葡萄牙此項提議無非是一種爭取時間的把戲，其目的顯然在於阻止安全理事會作成全世界所引領而待的公平有效決議。因此，敝國代表團爲甚麼應該贊同此種提案呢？

一五．葡萄牙當局本身也給了我們一個更有力的理由來支持我們的態度。各位當記得塞內加爾常任代表請各位注意的事情之中，有一件有關塞內加爾貨車駕駛人在所謂葡屬幾內亞被捕情形。不消說，葡萄牙代表又是根本沒聽到這一件事。可是我們今天收到塞內加爾共和國總統 Mr. Senghor 的來電，現在本人向各位宣讀該電，以供參考：

“Léopold Senghor 通知塞內加爾駐聯合國代表團 Mr. Cissé Dia 軍政部長。

“有新因素供閣下檢討葡萄牙問題。本人從 Cercle Ziguinchor 司令官得到下面的消息：

“‘本人已用密碼報告頃有 Ziguinchor 貨車駕駛人二人，Kébé Ousman 和 Kébé Alioun，及其學徒四人被逮捕。茲謹通知閣下 Kébé Alioun 及其學徒四人已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日歸來。但 Kébé Ousman 則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遭葡萄牙軍隊毒手慘死。(簽名)Léopold Senghor。’”

本人不擬多說了。

一六．Mr. QUAISON-SACKEY (迦納)：敝國代表團本來不打算立即發言，可是葡萄牙代表在星期五發言時說了一些話，使本人認爲有責任立予答覆。葡萄牙代表說：

“昨天某國代表利用塞內加爾的聲明所引起的混亂情形，將葡萄牙喻爲章魚，將葡萄牙人民比作盜賊。...我們的國會議員行爲端正，從來沒有發生過有人盜竊國會會堂中黃銅墨盒，因而被政府下令當衆鞭撻之事。〔第一〇三〇次會議，第四十六段。〕

一七．這些話剛剛說出的時候，本人沒有仔細地聽，事實上本人根本沒有聽到這話。不過，第一，葡萄牙代表來到這裏發言，係經本理事會各理事，包括迦納代表團在內，一致邀請，因此，他分明知道敝國代表團說葡萄牙是一條章魚，是一個緊緊扼住非洲若干地區的帝國主義國家，可是他在說到本人時却說“某國代表”這實在使我們感到詫異。葡萄牙在非洲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國家，正在鎮壓我們非洲兄弟姊妹，因此我們把它比成“章魚”是一點不錯的。

一八．他說本人說葡萄牙人民都是盜賊，我恐怕他又錯了。我從來沒有說葡萄牙人民是盜賊。迦納代表團是以謹守禮貌著名的，葡萄牙代表居然自貶身份，對本人所說的話加以曲解，這實在使本人覺得十分奇怪。我當時祇說他輕描淡寫地把 Bouniak 所發生的事件說成一件小事，因此本人說，一個人偷了一鎊錢，是賊；偷了一百萬美元也是賊。偷多偷少都是一樣的。這是本人當時所作的引喻；本人並沒有說葡萄牙是賊。即使他們是賊，本人也不會在本理事會中用這一個字眼。

一九．他當時又說到盜竊黃銅墨盒一事。據本人所知，迦納國會中並沒有墨盒，而且從來沒有國會議員在迦納被鞭撻的事情。也許葡萄牙代表願意向理事會說明他所指的究竟是那一個非洲國家，或是不是一個國家。本人認爲這種粗魯醜陋的話實在不應在本理事會中說出。

二〇．主席：我的發言人名單上已經沒有人要發言了。諸位代表中有沒有人願意在今天下午發言？本人很希望預先知道有無代表準備屆時發言。摩洛哥代表已表示願意發言。還有別人嗎？

二一．如果理事會各理事同意的話，本人提議理事會的下一次會議訂於明日午前十時三十分舉行。

決定如議。

午後三時四十五分散會

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日內瓦之聯合國銷售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S/PV.1031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 U.S. 0.35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C.H.-65-26546
Mar. 1966-100